

两岸一家亲
同圆中国梦征文
选登活动主办:
福建归心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csfk@xmrb.com海事老张的
“人生金奖”

罗盈

掌声中,海事老张从颁奖领导手中接过了红彤彤、金灿灿的“对工作荣誉纪念章”,这是党中央批准设立、专门用于表彰在对台岗位上工作满25年且成绩突出的同志的至高荣誉。那一刻,老张笑成一朵花:“这是我的‘人生金奖’,也是对台一线海事执法人员共同的‘大奖’!嗯,很光荣!”

老张是厦门鹭江海事处处长,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两岸海上交通安全“保驾护航”。1997年,他保障了最早的两岸试点直航——厦门轮总公司集装箱班轮“盛达”轮从东渡港区首航。聊起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老张满脸自豪:“为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创造性地签发了当时第一张对台《船舶离港证书》。”

2001年,老张又参与两岸“破冰”之旅——厦金“小三通”首航,回忆当时,他的表情变得深沉:“许多金门同胞跑到甲板上,向护航的海巡艇挥手致意,没等船靠岸,岸上、船上的人就焦急地涌向同一个方向,呼喊、拥抱、痛哭……”因为深知两岸“团聚”来之不易,老张和他身后的海事团队对守护厦金航线安全有着近乎执念的追求:优化航线、建立航线定期联席会议制度、首创客船“零待时通关”、建立厦金专台提供动态监控和助航服务、海巡艇全天护航……保持了厦金航线20年安全稳定运营零责任事故的纪录,也带动了两岸直航、赴台邮轮等海上往来的蓬勃发展。

几十年来,老张风里来浪里去,为守护海上安全24小时待命,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和平新星”轮的船长跟老张打了16年交道,他形容老张“铁面无私”:“节日前,他都会带队提前做好客船安全检查,消防、救生、船员等情况一一确认。节日里,他几乎都在现场,各项检查都很严格。”作为船舶管理专家,老张还贡献了许多“金点子”。针对两岸往来商旅携带大件行李较多的实际情况,他推动交通客船不允许载货的规定,在厦金客船首创专门的“行李放置区”,用网绳固定,既满足旅客需求,又保障航行安全。从2016年起,他和团队推动厦金客船升级换代,为两岸民众提供更安全、优质的服务。

老张和团队热心服务两岸船企、船员,组织安全培训、救助受伤船员,每年都为两岸客船赠送春联……台籍客船“金星6号”的许船长感触颇深:“厦金航线气候多变,有次大风天突然停航,他马上把客船安顿到避风坞,还为我们安排好住宿和饮食,真的是‘两岸一家亲’。”正是这艘以诚相待,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听说大陆防疫物资紧缺,不少台湾船员自掏腰包购买了口罩送来,让老张感动不已。

春节前,老张又忙着“小三通”复航和两岸焰火晚会。新的一年,他憧憬着两岸融合发展的光明未来,这是他心中值得毕生奋斗的“人生金奖”。

家事

书苑

过个墨香书香年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春节,吃最丰富地道的家乡菜,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享受团聚重逢的日子。在热闹喧嚣之外,不妨择几个春光灿烂的日子,留给自己,和墨香书香为伴。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结喜气洋洋,这些固然能表达最浓烈的年味,但是这些仪式似乎总不如文字能表达心情。于是,用自己的双手书写几副更有寓意、更合心境的春联,成了我家春节必不可少的仪式。

买几张红纸,根据房间数量、门柱大小,因地制宜,选取对联,横幅作为最为合适的符号。大门口的春联要大气,寓意高远,甚至有家国情怀,如“九州龙虎会风云,万里春光开锦绣”,写出了开阔的视野,让人感觉到大气磅礴,气象万千;而“福满中华干常绿,爱盈八闽百毒不侵”,则表达着祝愿健康平安的美好愿望。

外甥女爱画,在大人们挥毫泼墨的时候,她也别出心裁,开始“画春联”。外甥女先在网搜索饶有趣味的福字,然后开始描摹。她将福字右边上面的一横稍作变化,画作人民币的“¥”形状,而将下面的田字画成钱包的模样,既充满创意,又契合过年人们添富进财的美好愿望。她继续描摹,将福字右边的一横加一个口子,画作博士帽的模样,下面的田字则画成一只欢乐的小兔子的脸——一只勤奋好学、活泼可爱的兔子便跃然纸上。

写春联调动年味,这样的气氛真让人欲罢不能。孩子们跃跃欲试,怎奈年纪尚小,信纸涂鸦,身上红一块黑一块,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欢闹之后,春节假期找个闲暇的时间,看一篇精长的文字,抑或阅读长篇名著,在文学的海洋里自在遨游,让时光不再虚度,也可以选取先哲经典,细细品味,反复研读。阅读让人足不出户,却能思维远航。生命增加一岁,思想也要赶上躯壳的年龄——越阅读越丰富,越思考越充实。

这个春节,趁着美好的春光,拿起笔,捧起书,哪管岁月催人老,只愿学习在运行。

老照片

宗洪

新兵连记事

打开相册,端详这张1979年春节拍的照片,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1978年冬,我同几位战友奉命前往云南宣威、富源接兵。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征兵任务顺利完成,全体新兵登上专列,于1979年元旦前抵达部队。

新兵连驻扎在河北省隆化县超梁沟公社三道营村。村子四面环山,村子东边有个大的晒谷场,为军训提供了场地,每个班12名新兵借住在两户村民家。正值寒冬腊月,乡亲们为战士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的。连队为每位新兵准备了10个信封和1本信笺。第二天午饭后,我曾家访过的新兵王跑来找我,小声地对我说:“指导员,您可不可以帮我写封信给老家的未婚妻?”我说:“当然可以!”小王家境贫寒,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他想给老家的未婚妻写信,我当然要帮忙!我问他:“为什么不找班里的战友帮忙写呢?”他回答得很干脆:“还不熟悉哩,不好意思!”



八九三六七部队新兵连留念

这批来自云南的新兵很能吃苦耐劳,很快就适应了部队的环境。新兵连的伙食费每人每天是0.45元,用大米、小米或大米、高粱米做成的“二米饭”,还有馒头是主食,大白菜、土豆、萝卜是北方冬季的家常菜。为了让战士们吃饱吃好,连队千方百计地变花样改善伙食,每餐都有大葱炒鸡蛋、萝卜炒肉片或土豆炖牛肉,每周还能吃上一顿白菜猪肉馅大包子。请我帮他写信的小王对我说:“指导员,我太难吃了,吃了10个包子还想吃!不到一个月就胖了好几斤!”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云南的新兵都非常节俭。按规定,他们从县武装部批准当兵之日起计算军龄,因此到部队后每人领到的是两个月的津贴费12元,不少战士都只留两元钱给自己零花,其余10元都往家里寄,给家里人过春节用。由于驻地没有邮政所,我们还特意联系公社邮政所派工作人员来到连队为战士们统一办理汇款。

经过近一个月的新兵集训,新战士

都佩戴上领章帽徽迎来1979年的春节。根据部队传统,年夜饭是最丰盛的,大年初一早晨吃饺子必不可少。集体团拜后,我们连队在晒谷场上组织拔河比赛,啦啦队扯开嗓门齐声高喊:“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阵阵加油声引来众多乡亲围观。据说,后来拔河比赛也成为三道营村每年春节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这个难忘的春节,最让战士们高兴的是,部队贴心安排,特意请来北京翠微路照相馆的师傅为每位战士拍下第一张戎装照。照相时,战士们个个神采奕奕,心中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我(前排左三)也同部分新战士拍了张合影。

1979年2月底,新兵集训结束,都下了连队,我又奉命护送一批四川籍老兵退伍还乡。新兵来了,老兵走了,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

人间草木

盼春归

炮仗花开春意浓

接连几波寒流,冻得人裹紧了身上的厚外套,单位围墙上的炮仗花却开得更艳了。

这排炮仗花是四年前种下的。彼时,单位刚搬进新址,举目四望,只有簇新的办公楼和几株刚移栽的小绿植,略显荒凉。看着光秃秃的庭院围栏,同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处——种几株炮仗花。

说干就干,炮仗花很快在围墙下扎了根。可也许是种植的时间不对,种下的第一年,我们几乎不见炮仗花生长,渐渐也就遗忘了它,只有园丁依旧勤快地浇水除草。第二年春天,炮仗花开始猛长,它的卷须紧紧地缠附住竹竿、砖墙,甚至冷冰冰的铁栏杆,向上攀爬,再攀爬。不过几月,光秃秃的围栏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围墙,甚至有几茎炮仗花沿着停车棚的支撑铁杆爬上了棚顶,居高临下地望向我们。入冬后,炮仗花墙开始稀

疏地探出几串小花,虽然只是些许橙红鲜亮的颜色,却一扫之前冷清的光景,我们喜不自禁,不承想,炮仗花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我们。

一日,我上班,在单位围墙边停好车,忽觉眼前一片金黄,下车一看——天啊!仿佛一夜之间,千朵万朵金黄的炮仗花在枝头绽出笑颜,在绿叶映衬下,格外耀眼。那原本灰黑冰冷的铁栏杆宛若一架竖琴,而这炮仗花,就是拨动琴弦的魔指,奏出万千音符。您听,有迂回婉转的低吟,有浓墨重彩的华章,间或夹杂着几声清晨的鸟鸣,更显清脆悦耳,几只蜗牛,在叶片上慢慢爬行,可是这乐章的休止符?

那几茎爬上停车棚顶的炮仗花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合奏。炮仗花音符从高处倾泻而下,似流下的花瀑,又于围墙上方与炮仗花墙融为一体,似万川归海,美不胜收。

从此以后,每天上班,停好车,我

总爱在炮仗花墙前流连片刻,让清晨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看一墙明艳,一天的心情也跟着轻快起来,工作效率更高了。加班间隙,我也爱到花墙前发一会儿呆。凡尘俗世,即使不能偷得浮生半日闲,让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在美景里歇口气也是极好的。

一日傍晚,我吃完晚饭沿着围墙散步,准备晚上加班。走近花墙,似有人声,我四下张望,原来在墙的另一侧,一位老爷爷推着轮椅上的老奶奶在墙边欣赏着炮仗花墙。落日余晖在他们的白发上涂染出半明半暗的油画光影,轮椅上的老奶奶,眼里没有哀伤与怨,不复清激的眼眸里,却仿佛随时能蒸腾出温暖的霞光,是一种不一样的美。我想,一定是老爷爷把她照顾得很好,能与爱人执手看夕阳,已是人生无憾。

夜色四合,天慢慢有些凉了,但炮仗花已然怒放,春天还会远吗?

食尚

若水

葱花油香喷喷

自从有了二孩,岳母便放下了锄头,从杨厝老家来和我们一家一起生活。厨房里,多了她的身影,也多了葱花的味道。

小时候,阿嬷给我煮的面线汤上,上面总有葱花油,有了它,那面线汤便香喷喷的。如今,家中由岳母掌勺,她做的葱花油便融进我们的一日三餐。

晴天时,岳母挑拣起本地的葱头,浑圆饱满的葱头被挑出来,放在院子或屋顶晒上几天,直到表皮发红,用手指轻轻一捋,红色的表皮能干脆地脱落。这时候,她在院子里摆上小桌,放上砧板、剪刀、菜刀、大盆一样不落,便开始切葱头。她先把葱头的头头尾尾剪去,只留下结实的葱头,然后一颗一颗地切碎,最后一颗起盛进大盆里。这时候,葱头变成了环状的碎屑,像数不尽的花瓣,散发着浓郁的味道,刺激着我们的鼻子和眼睛,熏得人都要流眼泪了。切葱花,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粗,它考验的是刀工和细心,马虎的人是驾驭不了的。岳母虽然高度近视,但刀工了得,她切的葱花大小均匀,环状的完整度很高。每次我都要拿上一些,放在手里细细欣赏。

眼见她切好葱花,端起大盆,走进厨房,系上围裙,准备下锅炸葱花油了,我也跟在她旁边,饶有兴趣地看她炸葱花油。锅烧热后,岳母倒上适量花生油,待到油温升高,便下葱花。葱花一接触油,便滋滋地冒起小泡泡,在锅里浮动。过了一會兒,她用勺子搅拌葱花,轻轻地、重复地画着一个弧度,力度恰到好处,葱花也就不破不碎。约过5分钟,葱花在高温的油中收缩了不少,渐渐显出了微黄。此时,火候到了,岳母撒上五香粉,倒进一汤匙豉汁,葱花在锅里瞬间翻滚,厨房里弥漫着香喷喷的味道。熄火,出锅,静待冷却——葱花虽然离开了火,但油温尚在,微黄最后变成了金黄,就像在油面上铺了一片碎金子。一会儿,油温冷却,金黄色的葱花变得晶莹剔透,岳母把葱花油分成几份,装进玻璃罐中,地道的葱花油便做成了。

做菜时,岳母很喜欢用葱花油,也擅长用。煮面食、咸粥时,点缀上两汤匙,香气四溢;煮酱油水杂鱼时,起锅前撒上一小勺;煮葱油菜、白灼西兰花菜、油麦菜时,加上酱汁一起淋上,顿时有了风味。她看着我们吃得香,疲惫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

我们夫妻俩都要上班,每天早出晚归的,无暇顾家。平日里,家里就只有岳母一人,她一边带着二宝,一边操劳着家务。每天下班时,见到饭桌上她亲手做的美味饭菜,我们都非常感恩。因为有了葱花油,简单的家常菜便有了灵魂;我的小家,便有了烟火味。香喷喷的葱花油,温暖了我们一家平凡的日子。

百姓议论

雨宁

也说“电子榨菜”

喜欢看书,按现在的说法,是不是得称作“电子榨菜”?

“看不懂‘UP主视频’,我顺便上百度搜索,才知也是网络词汇,由日本传入,指在视频网站、论坛等社交媒体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人。如今网络词汇日新月异,使用大量谐音字或夹杂数字、英文表达,简单明了且直接有趣,颇受年轻人追捧,但也容易使不同年龄段的人产生语言代沟。记得我有一次在微信朋友圈发美食图片并配文“深夜发吃,报复社会”,原意是大半夜的大家一般都饿了,此时发美食让人更饿更馋。结果,我的姐姐在下面评论:“我真是不明白,发美食怎么就是报复社会了?”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老年人在微信聊天或发朋友圈时也会使用几句流行网络语,以示未与现代时尚脱节太

多。的确,一些网络词语形象且带着一点风趣幽默,让人会心一笑,轻松片刻未尝不可。只是凡事皆应有度,过度依赖和使用网络语言,就不能不令人产生忧虑。在我看来,“电子榨菜”尚属中规中矩,但诸如“夺笋”(多损)、“YYDY”(永远的神)之类网络语就让人不知所云。过多使用网络语言会影响汉语的规范使用,对语音、语法结构造成危害,不仅让读者阅读困难吃力,更可能让正处于学知阶段的青少年养成不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坏习惯,且网络语言难免出现粗俗化倾向,粗俗轻佻甚至充满暴力的语言,对现代汉语更是一种破坏。

可见,如何在网络时代规范语言,不让网络语言大行其道、泛滥存在,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动物故事

紫花地丁

神秘的“邻居”

我有一个神秘的“邻居”,只闻其声,不见其面。

搬家后,我们住在高层。阳台是我喜欢的地方,有事没事,我总爱待在阳台。起初,我在阳台听到鸟声,以为和往常一样,只是有小鸟飞过。久而久之,我发现鸟声来自同一个地方——阳台一侧的采光井,探头寻找,却只看见水泥横档和空调外机,不见鸟影。于是,我开始留意,发现每天“唧唧啾啾”的声音不绝于耳。渐渐地,我分辨出神秘“邻居”的不同声音:有一只声音洪亮而干脆,大概是鸟先生,另一只声音婉转而圆润,大概是鸟太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多了些稚嫩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声音急促,好像争先恐后地叫着,肯定是鸟宝宝们。

这些鸟儿给我的阳台添了些许灵

动,再加上花儿盛开,真是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我与它们和平共处,互不干扰,虽未谋面,似乎也处成了熟悉的邻居。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这神秘的“邻居”不但早起,还每天半夜“话仙”。我想,它们肯定是幸福的一家人,半夜还得分享各自一天的见闻:抓了多少虫子?鸟宝宝的飞行技能学得如何?……估计它们有说不完的话,才这样半夜“话仙”。

鸟有鸟的世界,人们总想探究鸟的世界;人有人的世界,大概鸟也想一探人的世界。我觉得这鸟儿一家有些特立独行,它们不住在树林中,却住到人类的钢筋水泥楼房里,不知是否想探究人类一番。这是怎样的鸟儿?我心里不免好奇。

那天,我到小区附近散步,在一条林荫小道,看到不远处几只小鸟在地上寻寻觅觅——灰褐色的羽毛,头顶小黑帽,宽宽的眉毛,画着浓浓的眼线。它们看到我,丝毫没有惊慌,简直是无视我。我轻轻地往前行,鸟儿们依旧不紧不慢地踱着步。我歪头看其中一只,它也歪头看我。我用手机拍了一张鸟儿的照片,它也不躲闪。我把照片发给一位微信朋友,这位朋友人称“鸟叔”,“鸟叔”爱鸟护鸟拍鸟照,精通鸟类知识,堪称鸟类“百科全书”,收到我的照片后,“鸟叔”很快回复:“白颊噪鹛,这鸟不怕人。”哦!它们会不会就是我那神秘的“邻居”?所以对我并不“认生”。想到这儿,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那些鸟儿竟然十分配合,一番的笑声,扑棱着翅膀,展翅高飞……